



在记忆的碎片里,钩沉出这部已经布满尘埃的儿童片,献给曾经童年并且不愿从中走出的朋友,以及正在童年的小朋友,祝你们节日快乐!

记忆里的《小铃铛》

文\本刊特约撰稿 王一冰

小时候看过一部叫做《小铃铛》的儿童电影,它拍摄于1960年代。

我的童年,充满了集体主义的味道。它属于二十多年前遥远北方的一座小城,那里说不上发达,但也不很闭塞。小城有一些电影院,我们经常在某个下午排列好队伍,手拉着手,被老师带领着,徒步前往电影院看电影,《红孩儿》、《闪闪的红星》、《地道战》。那时候的我们正是祖国塑料大棚里栽种的花朵,穿着一样的蓝白颜色的少先队服,系着一样的红领巾,怀揣着同一颗长大后要报效伟大祖国、为实现四个现代化做贡献的红心。

然而,记忆中的《小铃铛》并不是在电影院看的,我家有一台黑白的电视机,那里盛产着我有限的童年回忆,《大闹天宫》、《哪吒闹海》、《天书奇谭》、《邋遢大王奇遇记》。《小铃铛》也出自这里。

小时候,看到的是开心;长大了,看到的是怀旧。

《小铃铛》的故事,今天看来,其实非常简单。影片讲述的是一个木偶演出队,在路上不小心遗失了作为报幕员的木偶小铃铛。小铃铛被小满和小佳兄妹捡到了。小满希望将小铃铛带回去,因为它还要给更多的小朋友报幕呢。小满甩掉了妹妹,自己带着小铃铛到公园玩耍。后来,他在公园睡着了,梦见自己跟着小铃铛,骑着木马到了木偶剧团。在这里,木偶们为小满表演了很多节目。小满还登台和木偶们一起为朋友们演出。但是,这时候,另一个非常巨大的小满出现了,要抢走小铃铛,只和他一个人玩。这时候,小满醒了,他认识到了自己的自私是不对的,应该把小铃铛还回木偶剧团。

小时候看这个片子,大家都带着欢乐的情绪,因为它与众不同。我们这代人的童年,一半是海水,一半是火焰。这边,老一代的革命影片还在洗涤我们的灵魂,而那边,日本和美国的动画片正在登陆,就要渐次普及。看惯了高大全的战斗



《小铃铛》



《哪吒闹海》

英雄,又没有太适应日美的新卡通,《小铃铛》这样轻松、瑰丽、奇幻、谐趣的电影,在当时并不多见。没有鬼子、美特、地主、资本家,也没有群众、老站长和战斗英雄,有的只是一个活泼但有小小缺点的小男孩。没有阶级斗争,没有敌我矛盾,没有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有的只是碧瓦红墙的北京城,活泼可爱的小动物,美丽的小朋友,以及充满想象力的木偶剧团。于是,这与同时代影片不一样的轻松美好的格调,深深印刻在了当时身为小朋友的我们的心间。作为小朋友,我非常想进入小铃铛的童话的世界,我相信木马可以在天上自由的飞翔,相信木偶自己就会唱歌跳舞,更相信男孩小满的自私是不对的。一个思维能力有限的小男孩,所能想象到的童年的幸福,也不过是希望橱窗里陈列的玩偶一下子全都走进自己的生活。

再一次看到这部没有坏人的儿童电影,已经没有了孩提时代迫不及待的兴奋了,除了粗浅审视影片的技术语言外,我看到更多的,恐怕是流年逝水的感叹和怀旧了。与其说这是一个教育小朋友培养集体意识的故事,还不如认为就是一场木偶嘉年华的拼盘。电影用大部分的篇幅,表现小满在小铃铛的引导下漫游木偶乐园,由不同角度、不同造型的木偶为他表演丰富多彩的节目。这时候,才突然意识到,木偶已经离开我们太远了。小时候那些大把的国产木偶动画片,如今已然销声匿迹了;小时候那

(作者为1981年生人) ■

我们的“六一”难忘的电影



《闪闪的红星》

时光中的人长大了,时光机中的动画却还是那样鲜活。它装载了童年时的欢乐和梦,随着胶片的滚动放映着,就像是传说中的不老泉,汩汩涌出的泉水洗去了我们的阴影,也洗出了纯净和快乐的心。

迪士尼时光机

文\本刊特约撰稿 丁乔

对于经常看电影的我来说,或许要想很久才能回忆起自己第一次走进电影院时候的情景。记得那是我八岁的生日,拖着爸爸妈妈的手跑去影院看《狮子王》。记得那个时候,去电影院看动画片还是流行在小朋友中的一种时尚。一来因为影片资源尚未像如今这样发达,二来也是单纯快乐的年纪,听到一点只言片语就会引发无穷的想象,于是辗转反侧,次日醒来便一定要去一睹为快。我们进场时已经有些迟,影院的灯光都黑下来,只有大屏幕亮着闪闪的光。我记得拉飞奇伸出手指蘸满泥草汁,在辛巴的头顶画上一道象征为王的印记,之后背景响起辽远雄壮的鼓点与音乐,小小的我坐在色彩斑斓的光线中,心就跟着同样小小的辛巴踏上了漫长又神秘的成长之旅。

想必很多“80后”的孩子们都是在那时与迪士尼动画结缘的吧。那些眼睛大大,说话声音搞笑,性格或温和或搞怪,却都有着传奇命运的小动物们一旦跳上银幕,便会焕发出无比鲜艳神奇的光彩,让人无法摆脱它们的魔力。如果追忆起迪士尼动画片的源头,还要上溯到生产于1937年的《白雪公主和七个小矮人》。这部改编自安徒生著名童话的动画长片是迪士尼公司的第一部剧情动画长片。虽然时至今日,这部古老的片子已经不能再让人从头至尾完整观看,但它的系列经典形象仍然深深地植入了人们的生活,只要看看迪士尼公园里游行花车上美丽的白雪公主就可见分晓。她剪着黑色的短发,头上扎着红色的蝴蝶结,大大的眼睛忽闪着,善良地向每一个人微笑。想必每个小姑娘都曾经悄悄地对着镜子问过“魔镜魔镜告诉我”,然后天真地看着镜子里自己稚嫩的小脸傻傻地笑吧。我们都曾幻想着自己长大之后变得美丽、善良,更幻想着有一天会有一位王子骑着白马,优雅

地伸出他的双手。于是白雪公主坐上了王子的马背,远离了痛苦和磨难,在七个小矮人感动的目光中慢慢远去,从此过上幸福快乐的生活。

而若是说起那只穿着红短裤,细胳膊细腿却大脑袋大耳朵的著名老鼠,就更是家喻户晓,深入人心了。记得小时候曾有很长一段时间,每到下午四五点钟就魂不守舍,脑子里念念的都是晚上六点电视里的米老鼠和唐老鸭。在小孩子世界里,世界是单纯明晰的,那时米老鼠还是“好人”,那么唐老鸭就自然成了“坏蛋”。这一好一坏两个家伙总能给我们带来紧张刺激而又捧腹大笑的观看效果。记忆里米老鼠总是聪明机智的,他永远能够用最简单、最漂亮的方法化解一个又一个的危机;而唐老鸭则是笨拙的,笨拙得可爱又可笑,它总是迈着步方,扭着屁股,没完没了地用嚷嚷的鼻音絮絮叨叨,却永远看不见身后烧着自己尾巴的那团火,于是只好等到尾巴被烧焦了才弹簧一样跳起来,马达一样地在屋子里跑圈找水,最后灰头土脸地躲在墙角里生气。后来,米老鼠有了个穿着粉裙子的女朋友,唐老鸭有了三只比他还爱烦人搞怪的唐小鸭,而当初伸着脖子,恨不能马上变身钻进电视机里去的我们,也慢慢地长大了。

后来的后来,越来越多的动画片悄无声息地钻出来了,维尼熊,大嘴高菲,小丑鱼尼莫……走在大街上,许多可爱却叫不上名字的玩偶堆满了我的眼睛。迪士尼动画变得越来越复杂多样,动画片也不再是小孩子们的特权,而变成了老少皆宜,男女通吃的一种主流电影形态。我很庆幸这一点,并为此感到幸福和幸运,毕竟如果能够永远生活在童话的王国中,那将是多么快乐的一件事情。然而我还是想念曾经的米老鼠,汤姆和杰瑞,想念第一次走进电影院时可爱的辛巴、丁满和丁丁。当我再一次坐在影院柔软的座位上,看着《里约大冒险》里那一对“Geek”与“女王”的蓝色金刚鹦鹉时,我仿佛又看到了八岁时的自己,摇摇晃晃地拖着爸爸妈妈的手,怀着激动又快乐的心情看着非洲草原上一只小狮子成为狮子王的故事。时光中的人长大了,时光机中的动画却还是那样鲜活。它们装载了童年时的欢乐和梦,随着胶片的滚动放映着,就像是传说中的不老泉,汩汩涌出的泉水洗去了我们的阴影,也洗出了纯净和快乐的心。

(作者为1987年生人) ■



《狮子王》



《白雪公主与七个小矮人》

看《小DJ的恋爱物语》让我想到了很多自己和广播结缘的童年情景,曾经广播上陪我度过的小说连播,曾经也喜欢过一个比我大两岁的女孩并通过广播为她点歌,曾经也梦想去做一个电台DJ为更多的人送去快乐。

《小DJ的恋爱物语》 五年级男生故事

文\本刊特约撰稿 佟辉

《小DJ的恋爱物语》,讲的是梦想做广播DJ的五年级男孩太郎,突然被诊断出白血病,住院期间他无意中发现了医院的广播室,在医生的引导下,他自愿为医院的病友放音乐、点歌和传递祝福,在这期间他通过广播找到了自己的价值。这么一个看似俗套的题材却在日本女导演永田琴的导筒下,表现得如此唯美而撼人心魄。

影片中最感动我的是小DJ太郎借助话筒,借助医院里的广播系统,让病友们互相了解,在那一刻让生命的价值释放,让心灵之间的壁垒化为乌有,让纯真的爱与温暖人心的音乐浇灌每一个疾病的躯体。我感动于结城伯伯与他儿子安平哥之间独特的父爱,也让太郎重新认识了自己的父亲;我惊讶于舍次叔叔除了如雷的鼾声,更有那深刻的爱情观,也让太郎坚定了向喜欢的人表白的勇气;我醉心于太郎和海乃那懵懂而纯美的“恋爱”,那一起听广播幸福微笑的海乃和羞涩的太郎,还有那充满童趣的朦胧情感和雨中表白,这些都让我重新找回了属于自己的懵懂懵懂的童年恋恋。影片结束,尼岐先生(小林克也饰),他也是日本人气英语广播的DJ说出了影片中最重要的精髓“广播就是在同一时段共享同一时间”。确实,在节目开播的那一刻,人们都在共享这同一个时段,快乐和欢笑、悲情与苦闷,矛盾和纠结都在同一个时段共享着同一个时间,这也许就是电影的主题——爱与分享!

影片的配乐可以说是这部电影最闪光的一点,《小DJ的恋爱物语》是典型的单主题变奏结构,日本新生代配乐大师佐藤真纪为影片写下的这个简洁的主题,分别由钢琴、弦乐和钢琴与弦乐交响的方式变奏呈现,这个主题旋律没有丝毫伤感之感,反而将充满希望、脉脉温情和纯真美好的情怀舒展开来。影片最后,迟到15年的点歌终于送出,观众也在看到点歌单的那一刻泪水如决堤般奔涌,而此时却听到了尼岐先生欢快的念着点歌单,播放了同样欢快而充满少女情怀的《比我的小男生》,我想此时观众一定是眼中含满泪水,而内心却充满希望吧,这力量是任何说教和矫情都无法表达的。

爱与分享,广播满足了我们孩提时代原始的爱恋与分享、渴望与人分享交流的心,可以说“80后”的一代是伴随广播成长起来的一代人。看《小DJ的恋爱物语》让我想到了很多自己和广播结缘的童年情景:曾经广播上陪我度过的小说连播,曾经也喜欢过一个比我大两岁的女孩并通过广播为她点歌,曾经也梦想去做一个电台DJ为更多的人送去这份分享的快乐。也许我们成长了,可是广播却不再成长了,当“小喇叭开始广播”的声音依然回荡在耳畔却鲜有小听众的时候,当充满铜臭的节目从广播里不断传出的时候,当互联网等新媒体逐渐取代广播的时候,我们是否还记得曾经有广播陪伴的美好时光呢?是否还记得我们一起分享的那一段时间,那一种情愫,那一片温暖的爱……

(作者为1986年生人) ■

天堂是座电影院

文\本刊特约撰稿 康伟

被逝者如斯的时光“雕刻”以后,童年的观影经历已是一部分黑白片。可是,愈黑白,愈清晰。就算记忆的胶片上布满了划痕,我依然能看见那些永不消逝的画面。

因为,对小时候的我来说,天堂是座电影院,并且是露天电影院。

这天堂里没有上帝,只有匪夷所思的人物和故事。《七仙女》中,董永和七仙女的爱是我所不能理解的,但我可以听他们依依呀呀的唱,可以看七仙女的娇羞和浅笑,甚至也可以试着从高处跳下学“飞仙”;《闪闪的红星》里,潘冬子的勇敢是我所不能理解的,但我可以想象他就是我,可以把盐巴化成水躲过敌人的搜查,更可以在看完电影后动手做一把木头枪,满村子晃荡着去寻找那并不存在的坏蛋并把他们一一击毙;《抓壮丁》中,神奇的委任状是我所不能理解的,但哈迪斯的王麻子、坏透了的李老栓,一样可以让我哈哈大笑……

对那个年代的小朋友来说,一切电影都是动画片。所有大人的电影,我都当作童话来看。因为,电影为我打开了一个与乡村生活完全不同的世界。那是我的“爱丽丝仙境”。为了抵达这“仙境”,有时我会跟着全家人打着火把走上十几里路,到邻村或更远的地方去看一场未知的电影;有时消息有误,老老小小到达目的地后才发现根本

没有电影,大家就假装恼怒地骂一通,然后再嘻嘻哈哈地走回家,而我可能早就在大人的背上睡着了……

如今,我给五岁的儿子讲过无数遍《爱丽丝梦游仙境》的故事,但他一定不知道他老爹心中的那个仙境和天堂。我也陪他在富丽堂皇的电影院看过无数次电影。每次我都会侧身看着银幕上的画面在他眼中变幻出的光影,我感觉在一个灰太狼成为“可爱多”的时代,要当好一个“大头爸爸”是多么的艰难。那种时刻,我总是无可抑制地想起我小时候在晒坝里看露天电影的时光。天堂里的时光。

第一次带儿子看电影,他吓了一大跳,因为不知道银幕上的人是从哪里来的。多年前,还是小朋友的他爹也有同样的困惑,但不同的是,我认定那些画面中的各色人物就藏在银幕背后,并且可以走到银幕的后面认认真真地侦查一番;而现在,银幕后面躲着的,不过是一堵冷冰冰的水泥墙。

但我不会给儿子推荐我小时候看过的电影,因为他自有自己的天堂电影院。这天堂里有奥特曼、变形金刚、巴斯光年、闪电麦昆,有喜羊羊、灰太狼、狗托邦,天堂的门口还有可乐、橙汁、爆米花。偶尔,他会在梦中呼喊奥特曼,被惊醒的我总是笑容满面,因为我知道,他正奔跑在自己的天堂电影院。

(作者为1972年生人) ■



《米老鼠与唐老鸭》



《爱丽丝梦游仙境》



《喜羊羊与灰太狼》